

第 37 屆耕莘文學獎 得獎名單【散文類】

首獎	鄭娟	〈終點〉	——105 年文學導航研習春季班
評審推薦獎	李鴻駿	〈煙火〉	——105 年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
佳作	李燕樵	〈鳥事〉	——104 年劇本創作入春季班
佳作	狐小貓	〈閃霸凌八七式〉	——105 年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

※本次散文類增加「評審推薦獎」一名，得獎狀一張及獎品
（佳作依收件次序排列）

特別感謝評審

李儀婷、林巧棠

首獎 鄭娟〈終點〉——105 年文學導航研習春季班

作者簡介：鄭娟

本名鄭淑娟，牡丹人。專科念電機，研究所改讀華語教學。曾任職廣告公司行政人員多年，目前正職主婦，兼職教華語。起初爲了治療失眠而開始寫作，療效頗佳。從此寫作成爲一帖私房藥方，生活中無奈、無力之時皆適合服用。

〈終點〉

凌晨四點，我朝北疾駛。道路在沉睡，街景已凍結，窗外天色未明，卻已從深黑退至暗灰，接下來便是可預知的黎明。

無論樂不樂意，人們總要迎接天光，一如我和母親必須定期面對那扇慘白的門。

醫院老愛搭配白色調，無彩度的冰冷，隔絕了一個審判場，直盯著也教人發毛。那日醫生說，想跟我單獨談談。走出診間，母親看我的眼神就變了，突如其來的視線，讓我閃避得有些狼狽。

「剛剛醫生跟你說什麼？」

「嗯……他說這次的藥效果不明顯，建議我們配合電療一起做會比較好。」

我混亂地篩選醫生的發言，能說的，卻是最無關緊要的。

「喔，這麼麻煩。咱就放著別管它，好嗎？」母親問著，好似我能主宰她的未來。

「還剩半年吧。」醫生說。「接下來轉移到任何器官都有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併發症，然後不斷地進出醫院，那時就差不多到終點了。」

醫生不過是個準確率較高的算命師，畢竟恐怖大王的預言，至今也沒讓世界毀滅，我拒絕相信。

標靶治療的副作用，讓母親行動緩慢，她仍顫抖著雙手準備吃食，唯有勞動能帶領她度日。幾度母親的安眠藥物無法代謝，讓她遺忘了日常，整日癱坐沙發。她不喊餓，食量卻大得驚人，反射性吞嚥，來者不拒。嘴邊不停地滲出米湯，男人邊擦拭邊嘆氣。嘆氣聲連結了沉默，而沉默通往憤怒。

「幹！妳怎麼會變這樣！」男人哭了。

他擅於塑造自己善良的形象，即使身體裡存在他的基因，我卻早已失去解讀他淚水的能力。

接過男人手裡的調羹，母親看著我，眼神和白粥一樣單純溫和。她的意志被

病痛攻佔，雖無奈，但她接受了。自此，我開始想像她將以何種姿態走向生命的盡頭。

過程可能很平和，我們在安寧病房道別，充滿嗎啡的身體乘載著她的靈魂，靜靜地離去。也或許奔波太過疲累，過載的壓力消蝕了情感，抱著怨懟，我暗暗祈求上蒼早日將母親帶走。

母親失去安眠藥的日子，時間變多，能做的事情卻少了。每日互道早安的雞群，再也無力餵食，只好託鄰居全殺了。雞舍旁的菜圃也放著荒廢，任蟲鳥啃噬。而男人面對母親的時間越長，情緒越煩躁，他不斷地叨唸起往事。

男人往城市發展那幾年，家鄉流傳著妻子的流言。藏在抽屜底層的判決書寫得詳細，傷害妻子那人被判了三年徒刑。男人從未心疼妻子無力對抗而隱忍的委屈，只恨妻子讓他抬不起頭，他搶走第一受害者的角色，暗指妻子早與對方眉來眼去。

隨著被告自殺身亡，妻子再也發不出聲音了，沒有人對真相感興趣，八卦才是主流，謊言帶著咒語般的魔力，日復一日，男人的版本成為真實，妻子覺得自己是宣紙上的墨漬，污穢逐步在擴張，不得不默認了罪。

他說：接納妻子是爲了保持家庭完整。男人理想中的完整家庭缺少不了一個隨意指使的奴婢、一份幫忙養家的收入和一個發洩的出口。

男人從不避諱，在孩子面前肆無忌憚地嘲諷：「討客兄你不是最會。」

我早已學會壓抑怒氣，充耳不聞，自顧自地說起別的話題。對抗男人得不到正義，只會替母親招來變本加厲的羞辱，母親是男人的護身符；是抵押在家鄉的人質。即使我知道他身邊的女伴從未間斷，但我隻字未提。

曾想帶母親逃離，她卻不曾回應我的試探，母親看出我力不從心，不忍將擔子放上我的肩膀。她說男人只是嘴壞，其實很照顧她的。母親怕我掛心，而我竟以爲她仍深愛著男人，直到日後擲筊給了我答案。

母親睡眠的時間越來越長，即使醒著也是沉默的。面對即將逝去的生命，男人心慌了起來，他重新搬回母親的臥房，卻仍逞強地說：「若不是她半夜起來常常跌倒，誰想跟她睡。」男人展現善意之際，也悄悄地引來流感病毒。

身旁的男人服了感冒藥後酣睡著，母親卻無法入眠。她覺得身體往下沉，漸漸沉入水底，費力掙扎才能浮出水面吸口氣，上上下下，她幾乎要放棄了。異樣的空虛感瞬時從腹肚升起，急需填塞的飢餓，驅使著她勉強起身。

她喉頭乾涸，渴望溫熱，翻找櫥櫃，眼下唯有速食麵可滿足。滾水注入，碗裡的蒸氣飄散，母親的眼裡閃著光，品味著最後的濃重與貧乏。喝完湯，母親再也沒有力氣了，瞥見窗外雪花飄落，她怔住了，不知不覺純白遮蔽了所有。

「……北台灣……超強寒流……罕見降雪……山區路面濕滑……」車行至山區，收音機的聲音斷斷續續，沿著山路往下繞，老家就要到了。雪白將樹木鋪蓋成平面，前方的路與山壁連成一氣，我不得不停車。

此時暗灰緩緩淡去，萬物即將展現，薄雪也將在日出之後消融，而這雙模糊的眼眸，好像再也看不清這個世界了。

◎評審評語／李儀婷

這是一篇無論深度和廣度都具有極高完整度的一篇作品。作者用母親生病，從接受治療的過程，最終走向死亡一途，看似無意，其實用心鋪陳著母親的一生，並且在文裡細細描寫母親與父親的應對，從應對中，成功的塑造出混蛋父親的樣貌，也深刻刻畫出作者對母親情感上的依戀。作者在書寫父親時，刻意使用了「男人」一詞，成功的將主角和父親的關係推向兩個極端的距離，在主角冷漠的述說著「男人」事蹟時，實則是通過這樣一個詞彙，向讀者暗示了他對父親的看法與立場，此篇隱藏在文字與情感底下的冰山，作者寫來清楚可見，是一篇極好的作品。

評審推薦獎 李鴻駿〈煙火〉——105 年文學導航研習秋季班

作者簡介：李鴻駿

高雄人，1992 年生，研究所修業未完，人生勉強中。

〈煙火〉

現在時間是九點五十四分，距離十點，還剩一分鐘。

「準備好我就開始錄囉。」D 搖搖手機，笑著說。

我深深吸了一口半剩的菸。原本是要用打火機的，風太大，怕點不起來，改用菸好了。菸頭紅熾熾的燒進了 D 的瞳孔，特別亮。我走到廣場中央，四周無人，後方依稀有些腳步聲。我向後瞥了一眼，D 應該也注意到了。但無妨，只要不是校警隊的，都沒事。

還是菜鳥，就要這種事嗎？這是我聽到「計畫」的第一個想法。原來是幾個朋友聊天打屁，說爲了慶祝離家第一年，大學生活的開始，要不要來做點有意義的事。主事者問大家有沒有看過《V 怪客》。他說 V 是反抗的象徵，電影裡，V 把代表威權的國會大樓炸掉，人人都是 V，V 存在每個人心中。這真的很屌。文藝青年最重要的就是實踐，我們應該也來做一些改變社會的事情。

我們也來爆炸。

學校是沿著大肚山的坡面蓋上去的，想想看，如果從校門口到最高的教學樓，每棟大樓在同一時間放煙火，是不是很屌？重點是，憑什麼聖誕節學校可以自己放，學生平常卻不能放煙火。主事者說得口沫橫飛。我卻覺得還好，但是大家都覺得這個主意棒呆了，最好再請人到高處俯拍，就像拍跨年煙火那樣。

D 說，他也很久沒有看煙火了。

於是「計畫」開始了，主事者分配任務，每棟大樓的監視器裝在哪，逃跑路線該怎麼走，校警隊巡邏交班的時間呢，經過一週的觀察，我們決定在期中週的禮拜三晚上十點，十個人，十棟樓，五十盒煙火，計畫執行。

爲什麼是禮拜三？因爲等到禮拜五大家都回家了，誰看啊？要炸就要炸給全校知道。主事者興奮的說。



夏天越發狂浪，在這海線小鎮的夏夜，往往伴隨與雨水和飛蟻。連日大雨，

將校門口的中樓路癱積成河，像是橘紅滾滾泰式奶茶。逢雨必蟻，水蟻瘋狂的振翅，聚集在路燈與車燈光口狂喜，發出不悅耳的聲響。

從宿舍走到巷口的小七，恰巧是一根香菸的時間。他只喝酒，不抽菸，習慣性的到小七拿罐台啤，不醉的話，無以睡啊。而我從來只菸不酒，所以拿了麥香奶茶。

小七的透明落地窗撲滿水蟻，桌上、地板上也充斥一片片透明的薄翅。D 撿起其中一片仔細看著。

你知道嗎，水蟻喜歡雨天。牠們本來不會飛，到了下雨的時候，才會長出翅膀飛起來。但是牠們天生翅膀薄脆，雨水一打，就被擊落，黏了滿地。很好笑吧。D 說。

（有時候追求的東西反而致命。你想告訴我的，是這樣嗎？）

我半開玩笑，假裝義正嚴詞的糾正：「你這麼說，是忽略了水蟻的能動性，牠們不是被逼迫長出翅膀，牠們會飛，是因為牠們想飛，必須飛。」

文學系四年的訓練，在這種打嘴砲的時刻最管用了。D 也用相當正經口吻，字正腔圓地說：「我想，你可能忽略了結構上的問題，……」

（幾個月後就要畢業了。接下來的我們，會變成怎樣呢？）

講垃圾話很盡興，但久了也會累。我跟 D 踏著水蟻的屍體走回宿舍，空氣依舊潮濕，黏黏膩膩，讓衣服與身體分不開來。

D 說可能不吃文學的苦飯了，他打算回高雄接家裡工廠的事業。我曾打趣地說，文學系的回高雄做工，會不會死掉？D 說他會活得好好的，他不是水蟻，比較像蟑螂，跑得快。

我已經考上了北部的研究所，在這圈子待著，注定要得留在北部，可能打拼幾年，載浮載沉，躲著過年、躲著表弟妹成婚，那些聚會的場合。再好，可能也這樣了。而 D 呢，想必會結婚，有了孩子，身材逐漸臃腫，頭髮可能少了些，也白了點。一場平凡幸福的人生。

D 捏了下我的臉，笑問為什麼這麼傷感。兩個男的，這樣很怪耶。你好好笑。好啦，笑一個。又不是見不到了。

水蟻是我才對。那麼笨，不顧身的朝著光撲去，看不清那是光，還是火。菸頭半爍，又燒進 D 的瞳孔，看起來，特別亮。

「還記得『計畫』嗎？好想再來一次啊。」D 說。

D 你真的太狡猾了。



現在時間是九點五十四分，距離十點，還剩一分鐘。

「準備好我就開始錄囉。」D 搖搖手機，笑著。

夜特別平靜，只有風陣陣的颳，我手微微顫抖。事先已將五盒煙火的引線串在一起，估計從燃線到引爆，花費十秒。點燃後要怎麼跑，D 錄完後在哪裡匯合？腦海中飛快地打著這些盤算。甚至冒出待會「宵夜慶功破例喝罐台啤好了」的念頭。

我蹲下，將菸頭觸了引線，引線瞬間噴開點點火花，聽到「嘶」的一聲，我立刻跳起來往 D 的方向跑去。

D 一隻手拿著手機，但另隻手卻直指我的身後。我繼續跑著，不及細看，幾乎同時間，最右側的圖書館，與左後方的男宿響起爆裂巨響，我邁開更大的步伐，感覺身後有東西在追，爆炸聲異常接近，然後小腿一痛，差點撲地。回頭看，沒有一個煙火向上飛，蜂炮似的漫無目的地胡亂炸。有一盒正瘋狂的高速旋轉，噴著一顆顆艷麗的彩珠；其他幾盒煙火炮呈不規則的徑路恣意妄舞，金銅的、鮮綠的、赭紅的圓型子彈，不似鐵樹銀花，像種子機關槍，幾乎要見到蕈狀雲裊裊升起。

我仍朝 D 奔去，D 不顧錄影，背對爆炸煙火將我緊緊抱住後，轉身拉著我的手跑，跑離炸裂的喧囂，跑向不知盡頭的迷藏。

「真的爆炸了。」我揉著小腿肚被炸得瘀青，眼睛未能重新聚焦，好似還在煙塵與噪音的現場。

「對啊，真的爆炸了。」D 說著，然後燦爛的笑了。

◎評審評語

／李儀婷

這是一篇同志題材的作品，但作者寫來文字行雲流水，輕快的筆調中，夾帶著燦亮的色彩，借著煙火的燦爛，把文中的兩個主角推向了彼此，也借著煙火的燦亮，象徵著同志的情感，是一篇讀來老練又細膩的好作品。

／林巧棠

這是所有參賽作品中我認為文字功力最好的一篇，而且人物形象很迷人。作者巧妙使用隱喻和象徵，煙火與水蟻兩相對照呈現了全文的張力。情感的細膩度也鋪陳的很好，彷彿在看一齣青春的微電影。

佳作 李燕樵〈鳥事〉——104 年劇本創作入春季班

作者簡介：李燕樵

現任小學台語教師。

對於一篇文章的寫就，常常是因為有一種情感充滿胸臆之間，不寫不快，而寫了一樁就有了了一樁心事般的暢快，然後又往下一份情感寄寓奔去。

一個人能樂於閱讀和寫作實在是一件太幸福美好的事，它甚至可平衡和拯救現實中的不圓滿，讓藝文療癒、啟發心靈，使每一份真摯情感以愛為名，閃閃發光。

〈鳥事〉

午飯時，正稱讚著近八十的老爸這把年紀穿粉紅色衣服看起來真簇新，有一個遠遠看上去像豆油印子的黑褐點讓我眼睛向右移了點目光。懷疑著老爸沒把魚吃好，漏了嘴掉掛在衣服上，才開了口問，老爸便數落起麻雀家族的罪狀，讓他留下了被許多人誤解的魚肉拓印，一邊用手憐惜著這新衣服為了「鳥事」給糟蹋了。

小學時，阿公讓我去顧即將要收成的稻穗別讓鳥雀來吃食。音樂課本裡的「布穀鳥歌」圖畫讓我徹底相信稻草人會為我做這一切，等到我帶著恫嚇的傢俬親臨現場，我放大的瞳孔裡，瞧見的是牠們已膽大包天地站在稻草人的肩膀、斗笠頭上拉屎把尿。

那用紅色塑膠繩綁著的一個個的空罐頭，繩子橫跨東西縱貫南北，待鳥兒從厝頂、樹上飛下，我便立馬當起稱職的守門員，把繩子猛然一抽一甩，噹噹噹噹號外號外似地響，一次二次驚嚇後，牠們也就只當我是個校工，打的是上下課鐘。

出師不利後，眼見黑壓壓的小烏雲一片，飛到西又飛到東。「大黃蜂」的音樂在我腦際緊著弦，Discovery 蝗蟲過境的影像讓我急起了腳，開拔了我的喉頭，我胡亂揮舞著雙手，在田埂上跑起了百米，追上去拉高嗓，呼~~~歡呼幾聲，鳥族立刻得了帕金森，抖飛了起來，再往後節節敗退。這時幾隻頭頭帶隊到隔壁田裡一歇，我心裡還出現一丁點竊喜，此刻才得空瞧見幾次落到田溝裡的腳丫子裹著濕軟的泥巴，雙頰出現兩三條汗辮子。而鬼叫了幾次後，聽得鳥兒也出現了彈性疲乏，黑雲再度騰飛而起再度降落，愈來愈「蠻皮」，竟鳥都不鳥我，連翅膀都不屑為我嗓音高飛，我都聽見牠們埋在飽滿的稻穗裡咯咯笑著我的輕蔑。

忙呼一陣，最後，拿出鋁製的面桶，加一支木棍，使命地銅鑼敲，續玩著你追我跑「警察抓小偷」的遊戲。我一人盡忠職守地疲於奔命，緊追不捨好一陣後，口也乾了，嗓子也喊啞了，腿腳更是軟弱了，上半身也酸出一隻小老鼠，最後連同小學生的志氣也被消磨殆盡了。

麻雀簡直是看穿了我意圖恫嚇敵人的種種伎倆，更加有恃無恐地埋頭苦幹，好像苦日子就要熬到頭的樂活。就算被我逼急了，就悠哉地飛往電線桿上站成了五線譜，扯著喉嚨高唱一首「麻雀喜豐收」，瞧那歡天喜地樣，正恨想自己怎沒把阿兄 Y 型的彈弓給帶上，打下三五隻好回家「烘鳥仔巴」。

現在，選舉後的人頭競選旗幟，也被請到田裡顧鳥，但因為布面上的人，不分男女地都上了妝，臉蛋影像後製得個個都成了大善人，連手勢也在給鳥兒加油！加油！以至於連鳥兒見了他們，也都跟他們微微笑，然後加把勁的啄啄啄，好不辜負一個個候選人頂在烈陽下，並且不舍晝夜地站著給牠們的打氣。

手腳已不俐落的老爸媽，好不容易盼到這即將到手的收成，卻將毀於這些明目張膽偷竊小輩的嘴裡。喊也不聽，罵也不用，而老嗓已唱不出歌仔戲，腿也跑不成龍套，便把這不共戴天的怒氣全都灌滿在手裡的一把沖天炮。但生性仁慈的爸媽，暗地裡卻也只是想叫牠們能隨著砲聲一哄而散，別夥同祖孫十八代都來給兩老搶糧食，使他們半年的辛勤都血本無歸便罷了。所以拼著老命輪番上陣放炮趕鳥，一個看早上，一個顧下午，中午和晚上休兵，各自休養生息，明日再戰。

都說「給人灑了香水，自己也會沾點香氣」，老爸這「得饒鳥處且饒鳥」的善念，卻怎也無法消停鳥兒來鬧搶食，反倒讓手裡的沖天炮沖昏了頭，致使後座力反彈回傷了他老人家的粉紅的一顆心，就在身上烙下那一個被我誤認的豆油焦印。

而要說保家衛糧、奮勇滅敵的巾幗英雄要屬我阿嬤了。

咱家族以往每年兩季的秧苗畦，每回都得掀開頭尾的塑膠布帆讓秧苗透風。那一箱箱正發著小綠頭的種子或秧苗總會被鳥雀啄成個癩痢頭，最後雖長成大姑娘了，還是賣相差，每回都是「半賣半相送」給農家貼秧仔用。

阿嬤狠得下心，讓一條直文文的田埂上處處斜躺著橫死的歪七扭八的屍首。一個不聽父母勸的落單鳥、一對濃情蜜意的小倆口，或發下毒誓，死也要死在一塊的一家老小，更或是親朋戚友哥倆好的夥成一堆。等到案發現場時，有的已僵硬成夏日的枝仔冰，有的還死不瞑目地半張著眼，向老天討著公道，更有的肚皮被蹭破了洞，成了其他鳥類的盤中餐，真真慘不忍睹啊！一次性地下藥大屠殺，能收大規模的掃蕩之效。

電視「鳥類生態危機」專輯裡，南臺灣的一位老農的受訪，有其生活在民間的多數農民代表性：「沖天炮是要花錢的，一季趕鳥得用不少，還得算在收成的成本裡，這下藥是殺手鐮，輕易不拿出來，只因鳥類太猖獗，實在是無計可施。」

鳥與人類爭食，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食物鏈裡，漸漸地，也少見老鷹在空中盤旋，大、中、小不同種類的鳥隻，在不同的田裡、野地裡被拾獲，開出的檢驗報告是慢性中毒身亡。

靠天賞飯吃的老農哀歌不是只有「農村曲」歌裡的心酸，他們是最親近土地的子民，也疼惜著相安無事的眾生，但，當維護自然生態環保的議題被提出時，他們手上這年年都響徹雲霄的沖天炮，又有誰聽到了呢？

※「蠻皮」：頑強不化

※「烘鳥仔巴」：烤小鳥

◎評審評語／林巧棠

作者的文字不錯，閱讀時予人中國話本小說的感覺，彷彿說書人的口吻令本文讀來十分流暢。本文題材與眾不同，幽默感十足，建議在收尾時加強力道。某些比喻不太恰當，例如將鳥雀屍體比喻成夏日的枝仔冰，喻體和喻依之間的形象相互矛盾。但作者將鳥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對鳥的憐惜、農村的純樸寫得很有趣，值得鼓勵。

作者簡介：狐小貓

塵世中一隻睏謀霸小書蟲，座右銘是快快樂樂寫作，平平安安回家。

〈閃霸凌八七式〉

身為被霸凌界的資深被凌師，受侮界小天后，對霸凌略懂略懂，每當聽見關鍵字，就像嗅到新鮮青草味的大象，鼻側總忍不住抽動三下，從近期例子「只許導演打臉，不許學生討拍。」可以明顯看出霸凌是一種不分國界的全民運動，有人以為刺青、鼻環、露肚臍就能成為霸凌者，也有人認為人緣好、功課佳才擁有成為霸凌者的絕佳體質，但其實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第一次霸凌就上手。

從國小到出社會，霸凌是如此一視同仁，比大學聯考還公平。

要在一個國小班級裡生存，可真不容易呀，那是一個將蚯蚓切成數段、把螳螂腳活生生拔光依舊面不改色的時代，同儕裡階級制度比種姓制度還分明，想穩坐高層，妳可以有三種選擇：當聰明爸媽的孩子、當有錢爸媽的孩子、當班導師的孩子，至於其他人呢？其他人就在底層掙扎。投胎失敗，就要認命。

每個孩子心中，都有個班級人氣排行榜，只要妳身處倒數幾名，便有相當大機率抽中霸凌一學期體驗，而且有很大機會繼續連任。

要避免自己遭到霸凌，戰爭從踏進新教室第一步就開始了，首先要瞄準目標，像大風吹搶位置般，動作矯捷如迅猛龍咻咻咻地把看上的同學攔截，「同學，妳可以跟妳當朋友嗎？」，一時搶到朋友也且莫得意，還得上操場抓 100 架飛機許願，千爭萬奪搶來的朋友，千萬千萬不要是怪咖。

班級人氣排行榜所贈送的霸凌體驗卷通常只有一個名額，只要人數達兩人以上，被霸凌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隨便交個朋友，讓對方看不清妳的虛實，就不會被得逞，靠這招，妳用一個說話聲如蚊蚋，總是跟妳借筆記抄作業的朋友，撐過五六年級時光。

如果妳是轉學生，雖然處境更為艱難，但也不到絕望的地步，撇步是先找龍頭，妳可以轉職成為諂媚者，每節下課站在小圈圈旁拈花微笑，龍頭說一個笑話，便跟著大夥笑一切記不可笑得太大聲，一定要精準確實地達到一個和諧的頻率——偶爾朝龍頭諂媚諂媚幾句，使其龍心大悅，這就安全，或成為朝貢者，下課時備齊跳跳糖、可樂糖、果凍條分發眾長官，帶整套幽遊白書孝敬龍頭她老人家，這也是安全。

當然妳也可以嗤之以鼻，怎麼著，老子就想當孤獨一匹狼，青菜蘿蔔各有所好，當然也是可以，但要做英雄，妳的心裡素質要好，腳步要穩，功課要強，打人要痛，如果以上這些都做不到，只能當個屁，不能做英雄。

不爲別的，只爲了求個安全而已。

千萬千萬不要強出頭。如果妳無名無派，除非妳獨孤求敗，不然別跟人混什麼江湖，閃邊玩沙去。在班上弱小被霸凌時正義凜然跳出來站台，然後跟富二代談戀愛，那都是偶像劇式噱爛，切切不要相信，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那是有穿黃金聖鬥衣的狀態，多數時候妳會連著一起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兩個標靶湊在一塊，只會變成一塊大標靶。醒醒吧，妳沒有聖鬥衣。

如果不幸妳看到這篇文章時木已成舟，跟父母說基本上是沒什麼作用的，除非妳能說服爸媽讓妳轉學休學待在家裡自學，不然讓爸媽去學校拜託求情拍桌警告，最後只會落人笑柄，被調皮的同學醜模醜樣模仿一百遍。

一切還是得靠自己，切記不可以想太多，她們一起去上廁所，沒邀妳，那是妳的膀胱比較有力，萬聖節發點心全班一人一份就是沒給妳，那是爲妳的健康找想，桌子被搬去垃圾場旁的空地吹風，是那裡環境幽靜，放它在那裡曬曬太陽……絕對不是刻意排擠妳，妳千萬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妳不要想太多，妳千萬不要想太多，最恐怖的是話傳久了，連老師也跟著湊合打趣說，妳不要想太多，對一個國小三年紀的人來說，那才是真正的絕望。

某次體育課，體育老師請假回家陪老婆待產，來了一位圓眼鏡、西瓜皮髮型的代課老師，年輕洋溢的心，最喜歡搞分組，一組一顆籃球，妳得天獨厚一人獲得一顆，好不容易挨到下課，妳率先把籃球丟進塑膠籃裡，結果最後統計少了一個球，每個人都有同組組員作證人，只有妳孤單一人，「有沒有人看見，圈叉叉還球？」代課老師活力充沛地大喊，靜悄悄沒一點回聲，三人成虎就是這等威力，那圓眼鏡底下看小偷似的不信任眼神，導致後來妳對於帶圓眼鏡，西瓜皮髮型的青年男子都有一種莫名的內建式憤慨。

《明朝那些事兒》談大清官海瑞曾說：「你是個好人，卻並無用處。」升上國中後，憑著國小同學都跟妳不同班的好運氣，以及從國小團體生活悟出的閃避霸凌招式，妳宛如被手指擠壓的毛豆，從毛豆皮裡正式脫穎而出，偶爾也躲在小群體裡，偷偷帶風向，免去若干人等受霸凌侵襲。

Be safe. Protect yourself

自己先站穩，再把大家拉上來，這幾年，一直是妳的座右銘。

◎評審評語／林巧棠

文字非常流暢，作者的語調雖然輕快，意義卻十分沈重，以戲謔的方式寫出痛苦的回憶。但是可鋪陳、延伸處鋪陳得太少，情感的力道不足，有點可惜。

建議在兩千字的篇幅內減少舉例，多一點情緒的刻畫。若能加強結尾，延伸出更深更廣的含義，對人性著墨更多，這篇文章便能躍升到更高的層次。本文以輕御重，值得鼓勵。